

三毛全集
18

高原的百合花

如果说大地的风景也能感化一个人的心灵
那么我是得到了的一个

「台湾」三毛 著

哈尔滨出版社



三毛

「台湾」三毛 著

高原的百合花

哈尔滨出版社



黑版贸审字 08 - 2003 - 0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原的百合花 / [台湾]三毛著. —哈尔滨:哈尔滨出版社,
2003. 7

(三毛全集)

ISBN 7 - 80639 - 927 - 5

I. 高... II. 三... III. 游记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9714 号

责任编辑:陈春林 颜楠

封面设计:点石堂

● [台湾] 三毛 著

高原的百合花

出版/哈尔滨出版社

地址/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

邮编/150006

电话/6225161(发行部) 6225162(总编室)

网址/http://www.hrbcs.com

E-mail: hrbcs @ yeah.net

发行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/5

字数/9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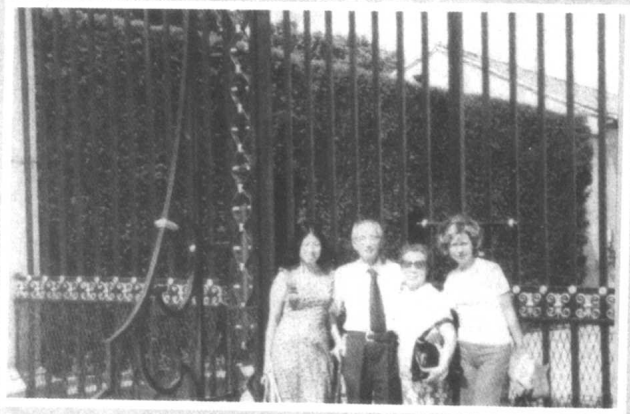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/200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/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/ISBN 7 - 80639 - 927 - 5/1 · 252

定价/11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0451 - 6225162
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



中南美洲的旅行，虽然处处是可爱的人，如画风景，
但是民风如玻利维亚，城市如拉巴斯，却是难得一见。



黄昏是一天最美丽的时刻，愿每一颗流浪的心，在一盏灯下，得到永远的归宿。



爱是能力，健康是本钱。


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



目 录

1/百合的传说

——怀念三毛 痖弦

19/高原的百合花

——玻利维亚纪行

55/智利五日

——智利纪行

73/情人

——阿根廷纪行

93/远方的故事

——中南美纪行演讲实录

139/三毛一生大事记

百合的传说

高原的百合花



——怀念三毛
症弦

三毛



苦命的天才诗人杨唤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《我是忙碌的》：

我是忙碌的。

我是忙碌的。

我忙于摇醒火把，

我忙于雕塑自己；

我忙于擂动行进的鼓钹，

我忙于吹响迎春的芦笛；

我忙于拍发幸福的预报，

我忙于采访真理的消息；

我忙于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，

我忙于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。

直到有一天我死去，

像尾鱼睡眠于微笑的池沼，

我才会熄灯休息，

我，才有个美好的完成，

如一册诗集：

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，



就是那诗集的封皮。

我是忙碌的。

我是忙碌的。

可能是杨唤和三毛两个人有太多类似的地方，三毛逝世后，我每次想到她，就会想起这首诗来。虽然三毛的作品中没有雄壮飞扬、慷慨赴战的意象，但两个人在理想的执著、艺术的坚持、人生的期许上，却是非常相像的。把杨唤这首自悼意味的作品当做三毛的墓铭，最能象征三毛为爱（个人情爱和人类大爱）牺牲奉献的精神。

纵观三毛的一生，几乎每一个日子她都在忙碌中度过。杨唤诗中歌吟的“摇醒火把”、“雕塑自己”、“擂动行进的鼓钹”、“吹响迎春的芦笛”、“拍发幸福的预报”、“采访真理的消息”、“把生命的树移植于战斗的丛林”、“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”……三毛不同形式、不同程度地都做到了，而“把发酵的血酿成爱的汁液”这句诗，简直就是三毛一生最恰切的写照！

杨唤和三毛，两个人都有一种事事为别人、从不为自己的奉献的人生观，一种只知道工作、不知道休息的忙碌的人生观。他们好像是永不疲倦的人。“直到有一天我死去……/我才会熄灯休息，/我，才有个美好的完成。”他们一生追求的，是诗的生活与生活的诗，是文学



的生命与生命的文学。这样拼搏奋斗下的人生,死,乃是一种完成,一种壮美;“如一册诗集:而那覆盖着我的大地,就是那诗集的封皮。”这些美丽意象,借来献给三毛,应是最恰当、最富深意的赞词。

我与三毛相交相知十多年,对于她奉献、忙碌的一生,我自认了解最深。一般人对她的印象是三毛每天都在忙,但很少人知道她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当然,她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作家,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花去了她最多的时间,但很多人不知道,她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帮助朋友和社会公益方面。事实上,三毛这个忙人,每天忙的都是一个个事不关己的“别人的事”,一些“聪明人”绝对不去碰它、只有傻瓜才去做的事,一些可能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事。三毛这热肠子,她乐于助人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。这里随便提两件事:画家席德进病故前一个月,瘦得不成人形,全身发出臭味,三毛好几次到病房去为他做全身按摩、擦洗,甚至为他清理便溺。老实讲,像这类的工作有时连病人家属都不一定愿意做,而三毛却乐意为之。另外一位生病的作家张拓芜,中风后左臂残废,生活非常困苦,三毛老远跑去帮他忙,常常带好多菜放在冰箱里给他吃;夏天天热,三毛就买一台冷气机替他装上。这些事使张拓芜非常感动,而把她当成知己。这是关于文友方面的救助。另外,三毛关心、帮助的对象,



更多的是文学、艺术界以外的人，穷苦无依的老人、失去双亲的孤儿、彷徨无助的流浪汉、来日无多的癌症病患者、家庭破碎的伤心女子，乃至在牢狱中悔恨终日、试图重建自我的囚人，都是三毛义务服务、安慰的对象。

一个知名度高的作家，免不了收到来自各地读者的来信。三毛每天的收信量，恐怕超过任何一个台湾的作家。通常这种情形多半的文人是一概不回信的，但是三毛却不然，她是有信必回。这些来信的内容，对她的文学成就表示敬慕者有之，请教文学问题者有之，初学者寄上习作请她批改者有之，在人生方面有所困惑的希望她指点迷津者有之，更有一些信是慈善机构希望她捐钱、困苦的人向她借钱的。对于这些来信，她都亲自复信。这样一来，跟她书信来往的朋友人数就愈来愈多。有这方面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写信是最麻烦的事情，一封信就是一件事，就是一个“负担”，回信是很烦人的，但是三毛却从不厌烦。对于众人的所求，不管能否办到，她都会详细回答，想尽一切方法来满足对方的要求。我知道她在联副的稿费，有很大的数字捐给了慈善机构，有些是寄给一些穷苦的人，或失养的孩子。

三毛的信写得又快又好，一天可以写好多封。这些信还都不是三言两语应付了事的所谓“电报体”，每一封都有相当的内容。她的信，就像她的文章一样诚恳、感

性、热情，娓娓而谈，使得对方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，能够直接感受到她的亲和力。今天的一些作家、学者，当知名度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他们美其名曰“保卫自己的时间”，根本就不复信给读者。这种情况连西方也是如此，听说美国作家福克纳从来不给人回信，传说他书房里吊着一个大灯泡，信来了就映着灯泡照一照，看是不是出版人寄来的支票，如果是支票打开就用，如果不是支票，不论谁的信一律丢进字纸篓儿去。当然这样的形容也许夸张了些。不过中外古今不回读者来信的作家，的确不在少数。

但三毛可不是这样！她永远是有来有往，从不让人失望。在这方面她使我想到了俄国的作家高尔基和三十年代的作家鲁迅，这两位文豪在晚年时，几乎大部分精神、时间都花在写信鼓励青年作家上面。自然，写信太多难免会影响个人的创作生活，不过这两位文豪后来都把跟青年谈写作的信件编印成书，成了他们另一种广义的作品。而三毛写信从没有公开发表的想法，完全是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对象所写的私信，是不公开的。当然，三毛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能和两位大师相比，不过她勤于给青年朋友写信的美德，却有古人之风。我常想，如果把三毛散布在世界各角落，写给朋友的信收集起来，编成一部三毛书简集，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作品！当然这是一个大工





程,需要有心人去细心搜集。

三毛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?给谁写的信?无人知道,不过在一次《联合报》副刊主办的座谈会上给我“见识”到了。记得有一次“联副作家出外景”到花莲演讲,演讲完毕后有好多听众到台前跟三毛打招呼,有的请她签名,有的问她文学问题,其中有好几位都说收到三毛的信。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男生对三毛说:“我妈妈看到你的信后,不再打我了!”另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荣民走过来说:“谢谢你送给我的偏方,我腰痛的毛病现在好多了。”还有一个小女生自己绣了一块刺绣送给三毛,说这是为了答谢三毛送她《娃娃看天下》(三毛译的漫画集)。你想仅仅是花莲一个地方,就有这么多笔友,我真难想像三毛花了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些信函。朋友们也常说我是写信最勤的一个人,但是要跟三毛比起来恐怕那还差了一大截呢。

我有时候想,三毛就像一个光源,她希望普照到每一个角落;像一个热源,她想温暖分给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。可是一个人的精力,毕竟是有限的,即使铁打的身子,也禁不起长年体力、心力的过度劳动。她的忙,当然还不止写信,信是语言,除了语言,她还加上实际行动。她除了写作、写信之外,大部分时间在外头奔波。她是很多年轻人的大姐姐,也是很多孩子的干妈,尤其是

学习上有障碍，或在生长期产生困惑的儿童和少年，她特别疼惜。她也是我女儿的干妈。三毛出国时，每到一个地方总不忘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家孩子，记得有一张明信片上写着：“等你再长大两年，干妈就带你去流浪！但是要有好成绩才可以哟！”兴奋得小米（我女儿的名字）把成绩好的考卷都留在那里，等着干妈来检验，为的是两年以后“流浪的约会”！

这样一个把时间、精神和感情都分给众人的人，她的劳累可想而知。永远不疲惫的三毛，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叶大海中的慈航，普度众生，恨不得自己有千手千眼，可以关爱到所有需要关爱的人。

三毛啊！你真傻，难道你不知道让全天下都成为你的朋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根据社会学家的分析，每一个人同一时期，最多只能维持二十个朋友。而我甚至认为二十个朋友都嫌太多。因为朋友也像花木一般，需要去关爱、注意、照料。诗人杨牧曾说过一句话，“好朋友就是互相麻烦”，不过那种麻烦是必要的麻烦，可爱的麻烦，心甘情愿去承受的麻烦。杨牧说他不十分同意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这句话，他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，试想两个朋友（我是指好朋友）同住一个城里，随时可以见面却十年八年不来往，还说是好朋友，那恐怕是一句假话。他说好朋友就要常常窝在一起，腻在一起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要把

